

品读江西

赣地采风

上饶人物志 (二章)

□ 郑少忠

陆羽心静著《茶经》

从弃儿到“茶圣”，陆羽这一生颇为传奇。陆羽(约733年—约804年)，字鸿渐，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新唐书·陆羽传》称：“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

陆羽幼时被遗弃，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抱回寺中抚养。在智积禅师的抚育下，陆羽学文识字、习诵佛经、煮茶伺汤。11岁时，他离开了寺院，在一个戏班子里做了优伶。

陆羽其貌不扬，且口吃，但非常谈谐善辩。他演的丑角幽默机智，受到观众的欢迎。唐天宝五年(746年)，李齐物任竟陵太守，县令为太守接风，请戏班子来演出。太守看了陆羽的表演，大加赞赏，于是召见他，并介绍他到天门西北的火门山邹夫子那里去读书。读书之余，陆羽也常为邹夫子煮茶烹茗。

20岁时，陆羽到了河南的义阳和巴山峡川等地，耳闻目睹了蜀地的茶叶生产情况，后来又转道宜昌，品尝了峡州茶和蛤蟆泉水。陆羽游历考察，每到一处，即与当地村老讨论茶事，将各种茶叶制成标本，将途中所了解的茶的见闻轶事记下，为以后著述做了大量准备。

唐安史之乱后，至德元载(756年)陆羽从湖北天门沿长江而下，经鄂州、黄州、彭泽等地，一路游览寺观，采茶品水，结交名士，来到信州(今上饶)，寓居广教寺。他在山上建山舍，山舍四周植茶数亩，精心培育茶树，精心制作茶叶。他走遍了信江两岸，武夷山中的山山水水，入农家，进茶园，不停寻访记录。回到茶山，汲泉煮茶，反复品味。他在

山舍旁边开凿了一眼山泉，其水“色白味甘，是为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同治版《上饶县志》)，陆羽品为“天下第一泉”。他又在井上建观泉亭以备暇时汲泉煮茶，品茗著述，后人称此泉为“陆羽泉”。

上饶的种茶实践，使陆羽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烹饮等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体验，他的《茶经》创作至此也有了相当的基础。为了进一步体验天下名茶与茶叶烹饮的关系，他又来到余干县冠山石峰，将石头凿成灶，汲越溪水煮茶，他品越溪的水为天下第一。据《余干县志》载：“市湖有越水，味甘且重，唐陆羽取水煮茶，溪的水品为天下第一。”陆羽又前往弋阳县，找到了万春泉，据《广信府志》载，万春泉在弋阳城北，煮茶味隽永，陆羽品为第三泉。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派当时的抚州刺史戴叙伦来上饶请陆羽进京，召拜为太子文学，陆羽婉拒不受。不久，朝廷加封陆羽为太常寺太祝，又派戴叙伦来信州请他进京，陆羽还是不受。陆羽说，官职品位是身外之物，“茶，根深土中，擅自然之秀气，钟山川之灵气，四季常青，高风亮节，坚贞，长寿，吉祥，可以冶情，可以养性”。

戴叙伦把到信州会见陆羽的情形写信告诉了好友湖州刺史、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约另一位茶友皎然同来信州会见陆羽。坐谈数天，颜真卿很欣赏陆羽的才学，劝他投奔仕途。而陆羽一心只想写《茶经》。颜真卿“反激”他：“茶之于为官，有何意义？”陆羽说：“可以养廉。以茶代酒，以茶育德，以茶修身，以茶敬宾客，可以抗奢之风。”

诗人孟郊与陆羽是忘年交。他中了进士，知尉阳县，赴任前，专程赶到信州拜见陆羽。一年后，孟郊又专程到信州拜见陆羽，并为陆羽在茶山所建的新庐题诗一首——《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惊彼武陵状，移归此岩边。开亭拟贮云，凿石先得泉。啸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

陆羽定居信州，避风尘之外，隐松涛之中。他广泛搜集茶事资料，结合自己种茶、饮茶的实践经验和到各地考察的情况，系统总结了当时茶叶采集和饮茶的经验，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就这样在上饶基本定型。

《茶经》开创了我国茶书的先河。全书分为3卷10节，7000余字，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集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茶经》使茶这种物质的存在，升华至文化艺术的精神范畴，使饮茶这种日常行为上升为艺术享受。

陆羽在上饶隐居了约10年，深得上饶人民的崇敬。历经1200多年的陆羽泉至今保存完好，陆羽亭修葺一新，不远处的陆羽雕像吸引了各方人士前来瞻仰，当地新建的街道取名“茶圣路”，新建的公园取名“陆羽公园”，他曾游历过的余干还有陆羽茶灶和陆羽煮茶亭等古迹。

《茶经》问世之后流传极广，从唐朝到现代，有《百川学海》《说郭》《山居杂志》《格致丛书》《学津讨源》《唐人茶谱》本及多种单行本，还有日译本、英译本。陆羽仙逝后，后人尊其为“茶神”“茶圣”。

辛弃疾孤愤出词人

孤愤出词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辛弃疾。

辛弃疾是两宋存词(诗)最多的作家，《全宋词》收录了他的作品629首。这些诗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悲愤之情。

宋淳熙三年(1176年)，他出任江西提点刑狱，路过造口，登上赣州的郁孤台，想起40多年前一支金兵追赶隆祐太后，一路烧杀抢掠直到造口才罢兵的痛楚，时年36岁的他，提笔写下了千古绝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本是山东济南人。小时候，祖父辛赞就给他灌输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南渡之后，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渴望王师北上、收复中原。经过一次次的失望，他把干般豪情、万般悲愤融于笔端，在《满江红·汉水东流》中，他写道：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裴台月。”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任江陵府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时。好朋友要去外地担任军事职务，辛弃疾前往送别。他端起酒杯，嘱咐朋友要像祖先一样英勇杀敌，把马革裹尸作为自己的信仰。他借典抒怀，既是希望朋友，更是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像战国之冯谖、西汉之李广那样，慷慨赴难、北复中原。

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秋，第二次鹅湖之会后送别陈亮的那个晚上，万籁俱寂，辛弃疾“酒醉”之后，“挑灯”细看自己心爱的宝剑，梦中又回到了军营，耳边响起了号角声，满腔的热血、悲愤化作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宋乾道四年(1168年)，辛弃疾南渡后的第七年，他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通判的位置上不断遭到朝中议和派的排挤打击，而他期望的抗金统一大业却遥遥无期。郁闷之极，他登上了建康赏心亭，望着亭下的秦淮河，感慨万千，化作一首《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几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当年的镇江，是抗金的前线。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六月末，他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三月，改派到镇江做知府。此时的镇江成了与金人对垒的第二道防线，他登临京口(即镇江)北固亭时，触景生情，写下一首气吞山河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他到任后，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又深感自身处境孤危、很难有所作为，心中的苦闷又能向谁说？他再次登上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只能向屈原那样“问天”，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渴望像古代英雄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为国效力的情怀是何等的壮烈，对偏安一隅、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不解与愤懑又是何等强烈。

宋淳熙八年(1181年)冬，辛弃疾42岁时，因受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20年间，除几次短暂被启用后又很快被罢官，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一带，过着闲居生活，表面看似淡泊清静，钟情林泉，实则胸中燃烧着报国的烈火。传说辛弃疾去世之前，死不瞑目，死前连声大喊“杀贼、杀贼”。

“词人本色是将军。”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而最终以文为业，成大诗作家的只有辛弃疾一人。他有着尽忠爱国的雄心和出将拜相的才华，本该在抗金北伐的战场上大展宏图，却被偏安一隅的朝廷以各种原因弃之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和苦闷。他把积压的郁闷倾注于笔端。辛弃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词人之一。

怡情诗笺

初夏访洽湾古镇 (组诗)

□ 林珊

惟湖

红枫又长出新鲜的叶子，一年又这样过去。湖对岸，斜坡上杜鹃花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沾满露水，覆满流云

我与惟湖的相遇仿佛是命中的一场注定想想去年，我还在遥远的北方我也曾试图在某一个黄昏奔赴它，抵达它

可是山高水远啊湿地松和香樟摇曳纷繁的绿枝白菱和黄菖蒲并未献出湿漉漉的香气

一年又这样过去四月多雨，我真想和你走在一场绵延无尽的雨里

初夏访洽湾古镇

据说古镇的名字，是后来改的不管是深溪，还是洽湾那些瓦房，青石板马口街，宗祠，渔矶秋月都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

在古镇，一般被光阴浸染的船停泊在那里。停泊在青山绿水间停泊在时间的缝隙里低矮的屋檐下绣球花即将开满旧陶罐

天快黑了流水也不能挽留什么如果还有人从暮色里远远走来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蜜橘湖

湖水能倒映出什么？天空，橘海庙宇，崖棺，道观

当我走在水天一色里湖水的尽头，山野拥挤

飞鸟掠过树林橘花轰然开放

在这里，在这里我想给你写一封长信“春风一瞥无余，然后是雨打湿我的裙裾。”

菩提山有寄

菩提山上没有菩提诸神也没有料到鼎盛的香火会落寂于此岁月的变迁总是令人措手不及一如在春雨中复苏的万物总是会出现新的裂隙

哦，春衫晃动，树影横斜群山深处，不时传来松涛传来鸟啼

我们不紧不慢，行至于此像云朵般安静像麋鹿般着迷

桃园

等所有的繁花都开过了那些绿叶，才从枝头卷曲着，冒出来那天我们在树下，笑得多开心啊

后来当我们从桃园走出来穿过一口旧池塘绕过几根电线杆躺在碧绿的草地上天空洁净，流云浮动

你说过的话我几乎全都忘记了只记得你伸出手替我遮住了明晃晃的阳光

吾心安处念江湖

□ 漆宇勤

上栗人个个有打。上栗的爆竹个个有响。这是实指，也是隐喻。南北狭长的地图加上乡村生活的局囿，导致了我这个上栗人青少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到过上栗县城。

上栗县城更多地存在我的想象中，存在于“上栗市”的称谓和兼具“江”“湖”两省特色的文化氤氲中。读小学时，我曾经想象，沿着家门口的河流往而上溯，就可以抵达遥遥阻隔在我所在的村子与县城之间的大山吧；或者，最少，可以抵达偶尔染红整条河流的上游土法造纸厂。

大山名叫杨岐山，汉代称为灏山，魏晋时期称为翁陵山，到了唐代，就定名杨岐山了。一条萍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南，过安源，经绿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一条栗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东，过醴陵，经绿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

在《水经》和《水经注》里，都有关于杨岐山和萍水河的介绍：“灏水出醴陵县东灏山……今日杨岐之萍水河，正从醴陵东流来，西迤其县。”一座位于上栗的山，一条位于上栗的河，却以湖南醴陵作为表述方位的坐标，上栗与湖南的邻近之“近”，可见一斑。

而有时会染红河流的土法造纸厂，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上栗发达的手工业的缩影。作为花炮的发明地和全国花炮主产区之一，上栗对造纸业、运输业的依赖造就了一个时代乡镇企业的繁荣。

曾经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案山关依托雄峙的杨岐山，一度形成了地理的阻隔，让上栗的南北部区域成为文化迥异的地方。从民俗到方言，都形成了分化。南部靠近萍乡城，更多具有赣文化的意味；北部融入长沙市，更多具有湘文化的意味。到了上栗，便仿佛同时到了“江湖”。

但也仅此而已了。一座关隘怎么可能真正阻隔得了文化与产业呢。

所以，小时候，做烟花爆竹，是遍布上栗家境家家户户的生计，并没有南北之分；所以，小时候，练习民间武术，是遍及上栗全县各村各户的风气，并没有南北之别；所以，楚文化始终浸润着这片土地、勇毅决然的性格始终融入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血脉。

这种文化，既有地域形成的历史积淀，也有产业形成的时代基因。

在上栗，当年楚昭王留下的文化遗迹非止一处，楚王台、昭王祠等等实物遥遥呼应着唐宋时期诗人留下的关于楚昭王在上栗渡江传说的诗文。在上栗，几乎与每家每户生计息息相关的烟花制作，让烟花本身所具有的一往直前的决绝成为某种地域群体社会性格。在上栗，可能随便找一位市民询问，他们的孩子就有可能在湖南学习或生活，他们的亲戚就住在湖南或者干脆他本人就是从湖南来上栗工作的。

这些浮光掠影般的认识，在我回到上栗工作后很快被更深入更真切的认知所覆盖。

过去讲的上栗人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彪悍。其实，哪里有什么民风彪悍，不过是过去物资匮乏年代边界地区为了生存资源而进行的一种挣扎罢了。如今大家都讲合作讲发展讲生活改善，时代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和，让上栗人早就没有了尚勇彪悍之风。

早市上的摊贩告诉我，在上栗的麻石街，6尺宽的马路一侧是湖南，一侧是江西。夏天里村民们吃饭时，端着饭碗串个门就到邻省了。在上栗有些村庄的插花地带，一户人家房子的客厅在江西，厨房却可能建在了湖南的土地上。企业家告诉我，叶落两省、鸡鸣三县的区位让上栗人对于江西与湖南同样热爱，让赣湘区域合作潜移默化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生财业务往来都是横跨赣湘两省。当然，开放意识绝不仅仅体现在两省合作，以“江湖”两域之间的省际开放合作为依托，上栗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在出口贸易中形成了国际开放合作的眼光。

由于历史上花炮生产和贸易的高度繁荣，上栗历来被称为“上栗市”，江西湖南两省的航船在栗水河上形成了6个码头，在将烟花爆竹运至广东、上海、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销售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个县城古代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让这个县城一度在诸多文献里被称为“小南京”。依托产业的发展，上栗这个小城可能真正实现了“富民”。一个佐证细节是：刚到上栗工作时，我绕着县城走了一圈，竟然数出了16家黄金珠宝店。

依托传统产业和发达的服务业，这里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这么多的民营经济企业数量，直接体现就是上栗近乎半数家庭里都有人是经营主体。所以说，在过去的“江湖习武”风气中，上栗人“个个有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上栗人也“个个有打”。

当我人近中年，回到生我养我的上栗，我首先就看到了这座城市人们对于产业转型与城市发展一往无前的决绝与定有所成的信念，看到了这座城市对赣湘合作开放平台建设的情有独钟与全力以赴。

2020年，我走进一家又一家花炮企业参观学习。惊奇地发现，幼时记忆深刻劳心劳力的很多花炮制作工序早已被机器替代，而曾经造成工人满身黄土灰尘的一些工序甚至直接被简化不存了。那些农民出身的企业主，跟我谈论的是转型与升级、整合与退出。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烟花本身已经与陶瓷、茶叶一样逐步固化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标签之一。而这个产业也一度成为上栗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便在禁放限放的大环境下，烟花产业的市场也一路向好。大家主动引入声光电、无人机等辅助，将曾经单一的焰火燃放提升为文化展演。这个产业，越来越由手工制造业向文化艺术产业靠近。

有一次，我随团到湖南进行交流，惊奇地发现，在长沙市工商联的工作手册中，上栗工商界人士很多时候也是他们的重要服务对象，在组织企业家培训、开展经贸交流过程中，仿佛顺理成章地就将上栗的民营企业纳入其中了。而上栗的工商界组织活动，眼界也始终是盯着赣湘这个区域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县城。上栗这个城市同时处于“江湖”之间，或许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中一个侧面。

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每次外出招商，总会跟客商介绍：投资上栗，就是投资长沙的远郊。确实，随着高铁的飞速发展，从上栗到长沙仅需20分钟；从上栗出发到黄花机场，可能比从长沙市区出发还要更快抵达。

正是依托自己的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上栗人积极融入了国务院批复的湘赣边区域合作战略，引进大批湘籍企业家入驻赣湘合作产业园，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就在荒山野岭间奇迹般建成了主营业务收入近200亿元的工业园。

大家憧憬着，随着上栗这个城市的更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全国知名电子电路产业集聚区的目标成为现实，这个古老的“小南京”重新擦亮自己的脸庞，变得更美更繁荣，借着赣湘边区域合作战略的东风，成为“江湖”中一张新城市名片。



第 2271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